

暗夜歌聲

|| 給那些被時代及命運嘲弄的老兵

一·

蔡大明，在部隊裏是訓練兩棲突擊隊的頂尖蛙人。國共內戰期間參加戰役無數。突擊大陸時時以五人為一小組，小組長是上校，可見其所屬單位層級之高。目前他窩居在新竹縣境內某一山區小學，擔任工友。

路已走到盡頭
我知道林子裏有什麼在等著我
孩子斑鳩般的笑聲
洗滌了我的心
還有花叢裏雙魚的接喋
我並不去干擾他們
儘管那交纏的身影驚醒了我的記憶

我想起一個美麗的女子了
她喉嚨悲哀的默喊
瞳眸溢出的浪花
我將靜靜走向她
在林子過去再過去的地方

二·

在越南鄉下，因地處偏僻落後，有些人不知道越南已經解放了，老兵陌義真因沒有參加國軍第一次南撤富國島之行，成為越北排華主要對象。爲了求生，他來到南方種田，「在這裡等於自生自滅。」他說。

舉起槍 射殺自己影子
血是黑色的 且搖曳著
一盞因憤怒而笑的燈
子彈播命運門扇
他先從喉嚨掏出一陣槍聲

六月盛夏的臉
追趕失去地平線的雲
他邊跑邊哭
直到哭聲反過來摀住他嘴巴

三・

楊開雷，民國四十二年從海南島欲搭船來台，原來全家都已上船，後發覺某項行李忘了帶，他下船不久，船開走，頓時妻離子散。四十年後，他才打聽到妻子已和自己勤務兵結婚。有一天全家在香港調景嶺相見，妻已非妻，兒子也對他無特別感情。

昨夜，他舉槍射殺了天蠍星

多麼美麗的妻
有一雙星星的眸子
只要微微一笑
仰望的草原就燃遍了火
那曾是神奇的，不炙燙肌膚的焰火]
但如今他不能不射殺天蠍星呀
他的身體一天天消瘦
如一頁單光薄面紙
甚至絲毫光芒
都能將他燒毀殆盡

四・

井廷賢，河南南陽人，民國四十二年海南島撤退時，軍艦已離岸，仍有人攀爬上船修繩梯，他下令開槍制止，多人因而驚慌墜海求生，多年後，此情此景成爲他難以承受之夢魘。

美麗和純淨只屬於天際星圖
地上哪有呢？
整晚，一具具頭顱如蓬草
在風中快速飛轉
我曾傻到裁紙刀
要割斷一條嗚咽的河流

但我確信自己
終能找到那條忘川
只能掬飲一捧水
就能如乘雪橇般地滑入
黑和白都一起被眼睛拋捨的地方

五·

靳豐斌，原本是國軍某部隊參謀，民國三十八年帶著妻子和一箱黃金逃亡到香港，然而一夜之間妻子竟席捲全子逃走，留下精神錯亂的他。

雨噠噠噠掃射整條黃金的街道
妻飛奔

飛奔

飛奔，朝正直的他，呼救
而另外一個迷離的他
一旁俯看妻，美好的這圖景

驚慌失措的妻，卻猶然唇綻笑意
世界也可以如此奇妙
戳進臂膀的利刃，像水蛭親蜜的螫吻
鮮血唱的是歡暢的歌
而妻，依然像隻矯健的鹿
溢出他的眼框
那世界就是如此神妙